

奧古斯丁《懺悔錄》和克爾凱郭爾 《重複》中的逃離和遁避： 一個普遍母題的兩種例證（下）

Fleeing and Escape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and
Kierkegaard's *Repetition*:
Two Instantiations of a Universal Motif (Part II) *

【美】埃瑞克·齊奧科斯基

Eric ZIOLKOWSKI

作者簡介

埃瑞克·齊奧科斯基，美國拉斐特學院曼森聖經講座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Eric ZIOLKOWSKI, Helen H. P. Manson Professor of Bible, Lafayette College.

Email: ziolkowe@lafayette.edu

* 本文初稿曾在不同論壇演講，包括2016年6月20日上海復旦大學為紀念余國藩先生而舉辦的“文本、宗教與文學：中西傳統國際會議”；2016年10月28日在費城維拉諾瓦大學舉辦的“克爾凱郭爾、奧古斯丁與天主教傳統”國際會議；2017年6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學科前沿講座。本文經過大幅度修改，已有別於復旦大學會議論文集中文版。[Earlier versions of this essay were presented as lectures in several different forums: Text,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in Honor of Anthony C. Yu, a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June 20, 2016; Kierkegaard, Augustine, and the Catholic Tradition, at Villanova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October 28, 2016; and at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6 June 2017.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version given at the Fudan conference is to appear in the proceedings from that gathering.]

Abstract

Acts of fleeing (or flight) and escape are a well-known *topos* in the lives of numerous religious leaders and religious peoples. This essay compares the ways this theme bears upon the accounts of two sojourns in a pair of classic writings by two extraordinarily prolific, dominant religious thinkers and writers from very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in the Western Christian tradition: the *Confessions* written 397-401 by Augustine of Hippo, and Søren Kierkegaard's *Repetition*, which appeared in Copenhagen under the pseudonym Constantin Constantius in 1843. In particular, I consider the young Augustine's move from Thagaste to Carthage, and, later, his flight from Carthage to Rome, in juxtaposition with Constantius' abrupt trip to and brief sojourn in Berlin - a barely disguised retelling of Kierkegaard's own second trip from Copenhagen to Berlin in 1843, with echoes of his earlier flight to that city in 1841 after his sudden abandonment of his fiancée Regine Olsen.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several particular occurrences of the flight-escape *topos* in the *Confessions* and *Repetition*, as well as in Augustine's and Kierkegaard's actual lives, I aim to reveal a striking commonality - though one that is qualified by a crucial difference. The essay is concerned with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by which the two authors construe their fleeing and escapes within the contexts of the existential workings of what Augustine conceptualized as providence, and Kierkegaard/Constantius, as *Repetition*.

Keywords: Augustine; Kierkegaard; fleeing; escape; *Repetition*

三、奧古斯丁和克爾凱郭爾的逃離和遁避觀念^①

也許可以說奧古斯丁一直有着遁避的熱望。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他對這一人類生存處境提供了最全面的神學理解，這點可以從他對《耶利米書》51:6a中（你們要奔逃，離開巴比倫）和《以賽亞書》48:20a（你們要從巴比倫出來）這兩句神聖指令的比喻性解讀看出來：

如果我們不“逃出巴比倫”，那還有什麼說的呢？^②
 這句預言式的警告應該從屬靈的意義上理解，即我們要逃離由不敬的天使和人組成的這塵世之城，邁着信仰的脚步，這信仰使人生發愛心，能夠使我們逃向活的上帝。^③

因此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把自己描述為一個被人陪伴着走在“巴比倫”街頭的男孩，在其污穢中掙扎（volutabar in caeno

^① 本文在用到“flee”時意指“逃離【危險】”，或者努力逃避、尋找安全，因此“flight”是逃逸或逃跑行動，或者說是一種快速的分離或退避。在用到“escape”一詞時指逃脫的行動，或者是已經逃出生天的事實，即通過逃跑獲得某人的自由。需要注意的是“fleeing”和“escape”不是同義詞，因為所有的遁避(escape)都會有逃離(fleeing)，但不是所有的逃離(flight)都能逃出生天(escape)；遁避從定義上來說是一次成功的逃離，卻不是所有逃離的行為都能保證一定會成功。參見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version), <http://www.oed.com/>. 下文注釋中OED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② 來自《以賽亞書》48: 20。

^③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contra paganos* 18.18.1, in *PL* 41:574. 下文中*PL* =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222 vols. (Paris: J.-P. Migne, 1844-55; indexes, 1862-65). 中文翻譯請見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吳飛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67頁。[Chinese translation please see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translated by. WU Fe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67.]

eijs），而他的母親儘管她依然“還逗留郊外”，“已經逃離了巴比倫”。^①（2.3.8）這裏的意象暗指武加大拉丁通俗本《詩篇》136（英譯本137篇）的開首幾句，在晚年的《聖詠述說》（*Enarratio*）中，他將道德敗壞的人形象地比喻為居住在“巴比倫城中心”之人。^②接着他繼續使用《詩篇》的意象，清晰無誤地區分了在“巴比倫”城中心和郊外的人：

那些沒有居住在中心（in medio eius）的居民，是
沒有被世俗淫慾和享受所吞沒的人們。巴比倫中心（in
medio Babylonis）的居民們，則是真正的惡人，他們是
貧瘠的林木，如巴比倫的柳木一般。^③

奧古斯丁18歲時讀西塞羅的《霍騰修斯》（*Hortensius*），感覺被一種哲學渴望充滿，“從世俗之物轉向了上帝（revolare a terrenis ad te）”（*Conf.* 3.4.8）^④，遁避的思想在神學意義上突然出現在《懺悔錄》中，他記載了母親的死亡，說她“虔誠且正直的靈魂從身體中被

^① 這一段與《耶利米書》51: 6a的關聯參見Augustine, *Confessions*, 3 vols., Latin text and English commentary, ed. James J. O’Donn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2:125. 下文注釋均簡稱為O’Donnell 1992.

^② Ennarat. Ps. 136, § 6, lines 14–15, in CCSL 40 [1956]: 1967。自此下文中的CCSL =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Turnhout: Brepols, 1953-). 英文翻譯均為作者自譯，作者的翻譯還參考了以下系列翻譯作品：*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ed. John E. Rotelle (Brooklyn / Hyde Park, New York: New City Press, 1990-); 後文縮寫為WSA。中文翻譯根據英文翻譯。——譯者注。

^③ *Ligna sterilia, tamquam salices Babylonis*; 可對比武加大譯本《詩篇》136:2. 參閱*Ennarrat. Ps.* 136, § 6, lines 15–20, in CCSL 40 [1956]: 1967.

^④ 下文中*Conf.* = *Confessions*（《懺悔錄》）。本文中所有奧古斯丁《懺悔錄》中文皆出自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Chinese translations are of 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 ZHOU Shi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另參Robin Lane Fox, *Augustine: Conversions to Confess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84.

解放出來了”（*Conf.* 9.11.28）。在此的理念是，在本質上會朽壞的身體和屬世的環境會囚禁靈魂，而靈魂要通過死亡來尋求解脫或遁避，這似乎是奧古斯丁皈依前十年所秉持的摩門教信仰。後來，在他的兩部《詩篇闡釋》（*Expositions of Psalms*）中，他通過“精神”、象徵和預表等釋經法闡釋了一些聖經意象。^① 奧古斯丁認為，《詩篇》第3篇開場，大衛王從“自己反叛的兒子押沙龍手中逃離”^② 的形象不僅在“歷史”層面指最後的晚餐後猶大離開，耶穌退回橄欖山；還在“精神”層面上指“上帝之子，也就是上帝之美善與智慧，在尾隨的魔鬼占據猶大時放棄了猶大的靈魂”^③，奧古斯丁接着說道：

我們通常這麼說：

……我們說：“它逃離了我（*Fugit me*），”因其並未進入心靈；而且在我們談及一位博學之人時會說：“沒有什麼可以逃離他（*Nihil Em fugit*）。”因此當真理停止啓迪猶大時，真理就逃離（*fugit*）了他。^④

同時，在《詩篇》123和124中，以色列人表達了明顯的欣喜若狂的感激之情，感激上帝將以色列人從敵人手中解救了出來。在奧古斯丁讀來是基督教殉道士歡慶死後逃離了塵世的磨難。他寫道：

因此，為何那些人歡欣鼓舞地歌唱？因為他們已經

^① https://faculty.gordon.edu/hu/bi/te/_hildebrandt/otesources/19-psalms/text/books/augustine-psalms/augustine-psalms.pdf. 這種方法後來在《論基督教教義》（*On Christian Doctrine*）中闡述得更為詳細，其中《舊約》被讀為《新約》的預表。

^② *Enarrat. Ps.* 3, § 1, lines 6-7, in CCSL 38:7; cf. Psalm 3:1, referencing 2 Samuel [2 Kings, Vulg.] 15:13-18.

^③ *Enarrat. Ps.* 3, § 1, lines 11-14, in CCSL 38:7; referencing John 13:27: *introivit in eum Satanás* (Satan entered him).

^④ *Enarrat. Ps.* 3, § 1, lines 20-24, in CCSL 38:7.

遁避（*escape, euaserunt*）了……我們還要在此【塵世】四處遊蕩，我們還沒有遁避（*perigrinamur, nondum euasimus*）。我們這個團體中的一些成員已經先我們而去了……這些神聖的殉道聖徒們如此吟唱：因為他們已經遁避（*iam enim euaserunt*）了，並與基督一起歡呼，以便最終接受不會朽壞的身體，與起初可朽壞並在其中遭受磨難的身體是同一個身體……^①

這首詩篇關注那些遁避者（*evadentes*），即那些已經逃離和遁避的人（*evaserunt*）。^②

這暗示着人類還在這個世界“四處遊蕩”，“我們尚未遁避”，這讓我們重新聽到了《懺悔錄》1-9章中的主題，在那裏奧古斯丁描述了自己逐漸“轉變”（*conversio*）的過程，如何從早期遠離上帝的精神“遊蕩”轉變，如何和其他人一樣，作為“墮落”的亞當之子自誕生之日起就遠離上帝。^③ 奧古斯丁將這一主題與逃離和遁避的觀念相連，提及上帝時將自己比為《聖經》中的浪子（路15:11-32），^④“熱愛我的路而非你的，熱愛逃離的自由（*fugitivam libertatem*）。”（*Conf. 3.3.5*）奧古斯丁用輕視、回顧與比喻的方式把自己描繪為一個年輕的“逃兵”或“逃亡者”（*fugitivus*），他接近了克爾凱郭爾著作（特別是日記和筆記）中有關存在的“逃離”（*flygte*）和“遁避”（*undgæ*）籲求。

據我所知，西方重要的宗教作家中無人如克爾凱郭爾那般如此

^①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contra paganos* 18.18.1, in *PL* 41:574.

^② *Enarrat. Ps.* 123[124], § 3, lines 11-18; § 4, lines 32-33, in *CcSL* 40:1827.

^③ 《懺悔錄》中的這一主題將維吉爾《埃涅阿斯紀》中自然漫遊主題基督教化了，參見Ziółkowski, "St. Augustine: Monica's Boy, Antitype of Aeneas."

^④ 有關*fugitivam libertatem* 的注釋可參閱O' Donnell 1992, 2:160.

頻繁或變着法子觸及這兩個觀念，儘管沒有學者注意到他的這種傾向。克爾凱郭爾注意到，世界將逃離視為懦弱行為 (*feigt; SKS* 27:663, *Papir* 560, May 19, 1855 / *JP* 3:2921, p. 304)，儘管耶穌本人也曾在某個時刻試圖從自己神聖的受難和死亡中逃離 (*SKS* 20:226, *NB*2:222, n.d. 1847 / *KJN* 4:225; see *Matthew* 26:39; *Mark* 14:36; *Luke* 22:42)，而且早在1839年克爾凱郭爾就意識到自己需要“出去走走以避免被誤解” (*SKS* 27:225, *Papir* 261:3, n.d. 1839 / *JP* 5:5413)。克爾凱郭爾在好幾處都描寫了人類試圖逃離自身、逃離危險、逃離酷刑審判（不像亞伯拉罕）、磨難（不像聖徒）、魔鬼、邪惡、沉重的思想以及罪惡的思想 (*SKS* 17, 20, 24, 27 / *KJN* 1, 4, 5, 8)。克爾凱郭爾還細察和批評了特定的歷史文化產生的不同的逃離形式。比如他曾指出，古希臘斯多葛主義者允許自殺“並不是為了逃避危險”，而是“當做最終遁避的路徑” (*SKS* 23:231, *NB*17:83, n.d. 1850 / *KJN* 7:234)。但他又發現這是自我矛盾且“荒謬的”，並且是“驕傲和懦弱的混合”。因為，若斯多葛主義者真誠地面對他們的信念，即苦難對他們而言是不存在的，那麼無原因的自殺就是荒謬的；若自殺確是明智之舉，那麼這證明對斯多葛主義者而言苦難也是存在的。克爾凱郭爾認為，中世紀天主教修道院為人們提供的逃離世界的通道也是懦弱的 (*SKS* 25:319, *NB*29:36, n.d. 1854 / *JP* 3:2761)。克爾凱郭爾補充道，新教徒即便真的迥異於天主教徒，“不像懦夫一樣逃離生活，基督也沒有逃離”，但新教徒們卻在進行“更大的逃離現實”行動，他們讓自己在工作日遵循世俗的思維邏輯，周日去教堂安享一小時“靜默時光”，讓牧師的布道激勵自己的想像，而牧師布道的內容又來自牧師自己被攬動的想像 (*SKS* 23:485, *NB*20:172, n.d. 1850 / *KJN* 7:493)。

克爾凱郭爾認為，基督教的嚴苛在於每一聲神聖的召喚都是朝向個人的，即“獨特的個體” (*den Enkelte*)，因此任何“統計性（數據性）”的或依賴“數量”的宗教籲求都等同於“試圖逃避嚴苛的欺詐” (*SKS* 24:211, *NB*23:11, n.d. 1851 / *KJN* 8:209)。因此，現代社

會也發明了其典型特徵，即“庸衆”（crowd），在人群中個體的個體性被降格了——克爾凱郭爾將這一過程譴責為“所有逃離中最腐敗的逃離”（*Pap.* VII 1 B 158:3, n.d. 1846 / *JP* 2:1996）^①，因為“每一個逃離到庸衆中的個體也都懦弱地從其作為獨特個體的存在中逃離了”（*SKS* 20:126, NB:215.c, n.d. 1846-47 / *KJN* 4:126; see also *SKS* 27:351, line 2, *Papir* 340:3, n.d. 1846 / *JP* 3:3405, p. 559）。^②

克爾凱郭爾指出，若一位極端世俗化的個體逐漸意識到真正基督教要求的嚴苛（原罪意識、自我否定、苦修等等）時，他“將會像逃避（shun, flye, i.e., flee）瘟疫一樣逃離基督教”（*SKS* 24:84, NB21:135, n.d. 1850 / *KJN* 8:80）。在批評19世紀自鳴得意的丹麥資產階級基督教時，克爾凱郭爾指控那些居住在“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這個詞在克爾凱郭爾筆下含有明確貶義）的自以為是的、虛假的基督徒們和耶穌的門徒一樣，早已經逃離了基督，儘管耶穌在福音書中發出了邀請：“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③ 基督教世界的居

^① 在這一條日記的邊緣處，克爾凱郭爾將隱藏在庸衆中的個體比作亞當，“隱藏在樹木中——但他並未遁避（undgik）上帝。在天國的上帝並不如公共集會那般向大家發言；上帝單獨地同每一個人交談。”

^② 與遁避進“庸衆”之中相關的觀念是個體能夠“逃離”（slippe）孤獨的壓力”的觀念（*SKS* 21:46, NB6:62, n.d. 1848 / *KJN* 5:44）；或者“在社交中尋求庇護”（*SKS* 21:128, NB7:97, n.d. 1848 / *KJN* 5:133）。至於“公衆”（the public），克爾凱郭爾認為“只有一種出路，即那種機敏和精明（shrewdness）：要盡可能地讓個人生活不被打擾（secluded）……但是基督教不會真的允許人們以那種方式生活”（*SKS* 23:235, NB17:90, n.d. 1850 / *KJN* 7:238）。與個體試圖逃入庸衆、社交和公衆之中躲避相關的理念也是一種“匿名”（anonymity）的觀念，克爾凱郭爾在其中發現了一種“逃離或遁避的方式”（*SKS* 23:430, NB20:68, n.d. 1850 / *KJN* 7:438）。

^③ 這句話（太11:28）起首的三個單詞被雕刻在波特爾·托法爾德森（Bertel Thorvaldsen）石膏基督像的下端，整句經文則被刻在基督像上端。自1833年雕像落成之後，它一直矗立在哥本哈根聖母大教堂（Copenhagen's Vor Frue Kirke）的東端。參見羅傑·普爾（Roger Poole）的討論：Roger Poole, *Kierkegaard: The Indirect Communication*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3), 245. 這一句經文還被克爾凱郭爾1847-1850年在教會發行的《星期五聖餐布道集》（*Discourses at the Communion on Fridays*）中引用過兩次，也是其著作《基督教內的實踐》（*Practice in Christianity*, 1850）的全部內容。

民們也試圖“遁避”或逃避“模仿”基督 (*SKS* 24:506, 507, NB25:89, n.d. 1852 / *KJN* 8:516), “每個人都逃離了珍貴而真實的基督” (*SKS* 23:322, NB18:99, n.d. 1850 / *KJN* 7:328), 也逃離一切在“在本質上具有基督教性質”的東西 (*SKS* 27:676, *Papir* 578, July 10, 1855 / *JP* 3:2455)。克爾凱郭爾還指出了一些遁避基督教的方式：自由思想家將基督教等同於苦難以遁避之，庸人們則發明了“走馬燈似的時尚……以逃避對基督的需要”；那些結婚生子的基督教牧師則以供養家庭的借口來遁避；國家基督教也為基督教牧師提供了額外的遁避方式，例如，使其個人生活無涉宗教，如此一來其布道不過是一份工作罷了 (*SKS* 27:662, *Papir* 559, May 17, 1855 / *JP* 3:3228)。最終，克爾凱郭爾認為，“教義”、教堂以及國家都是類似的“荒謬遁避和反覆無常”，阻礙或擾亂了人們追隨真正基督教的“存在之路”。在其生命的最後兩年，他聲稱“基督教世界的遁避”是一種“叛國” (*SKS* 26:352, NB34:40, n.d. 1854 / *JP* 2:1766)，他甚至預言自己的國家由於道德敗壞也“難逃懲罰” (*ikke gaae Straf forbi*)” (*SKS* 25:411, NB30:37, n.d. 1854 / *JP* 6:6881, p. 513)。

儘管克爾凱郭爾對於人們懦弱地逃離基督和所有本質性基督教有很多批判，他還是喜歡援引《詩篇》139:7——在寰宇之內的人類無法逃離和躲避上帝的面 (*SKS* 19:201, Not6:29, n.d. 1840 / *KJN* 3:197)，^①亦無法躲避因試圖遁避 (*undgaae*) 或逃開 (*skulke*) 上

^① 克爾凱郭爾又在別處間接提及了這句經文，*SKS* 5:404 / Søren Kierkegaard, *Three Discourses on Imagined Occasions*, ed. and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 *SKS* 5:338 / Søren Kierkegaard, *Eighteen Upbuilding Discourses*, ed. and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50; *SKS* 12:288 / Søren Kierkegaard, *Two Discourses at the Communion no Fridays* (1851), in idem., *Without Authority*, ed. and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2; *SKS* 10:291 / Søren Kierkegaard, *Christian Discourses and The Crisis and a Crisis in the Life of an Actress*, ed. and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72.

帝的命令而導致的天意後果 (*SKS* 20:218, 219, NB2:198, n.d. 1847 / *KJN* 4:217, 218)。一如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一方面一直在描述自己如何逃離上帝，一方面又不斷描述認識到上帝恩典的時時刻刻，這些恩佑常常被描述為“大手”或“諸多隻手” (manus; *Conf.* 3.11.19; 5.7.13; 6.4.6; etc.)，神秘地引領他重返神聖的源頭。同樣，克爾凱郭爾一方面描述人類不斷地逃離遁避基督教的方式，一方面也在不斷反思人們無法割捨的需求，即那種對“逃向”或在上帝中“尋求庇護”^① 的需求，那種逃向“恩典”^② 或“原型（即基督）”的熱望 (*SKS* 21:13, NB6:3, n.d. 1848 / *KJN* 5:9; *SKS* 22:332, NB13:88, n.d. 1849 / *KJN* 6:335)。

與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所做的極為相似，克爾凱郭爾在日記中也不斷地質疑和自我批評過去和現在的行為和動機。自1846年始，他不斷地評論自己生命歷程中重要的不同類型的遁避逃離事件。例如，1846年他反思了生命中第一次重大危機。五年前他與未婚妻雷吉娜·奧爾森 (Regine Olsen) 解除了婚約，他反思道：“她少女般的過度自信顯示了巨大的力量，令我想到以解除婚約的方式來擺脫這一痛苦的錯誤，因為我猜測她是如此強大，興許一點兒也不會關心這一事件。”^③ (*SKS* 20:36, NB:34, n.d. 1846 / *KJN* 4:34)。之後在1848年他坦承：“我懦弱地抓緊自己的時刻是逃避上帝要引領我

^① *SKS* 21:27, NB6:28, n.d. 1848 / *KJN* 5:24; *SKS* 26:159, NB32:60, n.d. 1854 / *JP* 4:4486; see also *SKS* 25:194, NB27:80, n.d. 1853 / *JP* 4:4700, p. 423.

^② *SKS* 23:11, NB17:11, n.d. 1850 / *KJN* 7:173; *SKS* 21:13, NB6:3, n.d. 1848 / *KJN* 5:9. 很多時候，克爾凱郭爾談及了“逃向”恩典或是在恩典中“避難”，克爾凱郭爾更喜歡用動詞 *henflye* 而非 *flye*: 例如 *SKS* 21:53, NB6:70, n.d. 1848 / *KJN* 5:52; *SKS* 23:399, NB20:15, n.d. 1850 / *KJN* 7:408; *SKS* 23:170, NB17:8, n.d. 1850 / *KJN* 7:172; *SKS* 24:232, NB23:51, n.d. 1851 / *KJN* 8:231; *SKS* 25:157, NB27:44, n.d. 1852 / *JP* 2:1919; *SKS* 25:203, NB27:87, n.d. 1853 / *JP* 2:1922, p. 363. Consider also *SKS* 24:485, NB25:67.a, n.d. 1852 / *KJN* 8:493: “……求助於上帝之愛，並將其隱藏在恩典中 (*henflye til hans Kjærlighed, skjult under 'Naaden'*) 。”

^③ *JP* 5:5913 在這一段落中將 “*Udvei*” 譯成 “逃離的方式” (way of escape)。

的時刻，我逃避了這種危險——這卻讓我走向毀滅” (*SKS* 20:346, NB4:118, March 27, 1848 / *KJN* 4:346)。在接下來的1849年，他更為確定地聲稱：“我自己沒有遁避基督教的嚴苛” (*SKS* 22:248, NB12:174, n.d. 1849 / *KJN* 6:250)。在這一年的其他場合，他再次提到：“起初……想要成為一名作家就是逃避……當一位鄉村牧師的想法” (*SKS* 21:290, NB10:60, n.d. 1849 / *KJN* 5:300)。他熱切地感謝上帝：“上帝沒有讓我遁避，卻讓我保守一個單純的觀念” (*SKS* 22:59, NB11:105, n.d. 1849 / *KJN* 6:55)。他肯定地認為，若他沒能忍受數年前與哥本哈根通俗小報《海盜船》(*The Corsair*)論戰這一公開“行動”的後果的話(即公開的嘲弄與侮辱)，他“將完全逃離那種緊密關聯於基督教真義的雙重危險” (*SKS* 22:390, NB14:77, n.d. 1849 / *KJN* 6:394; 強調為原文所有)。雙重危險指基督教既要面對來自內部的信仰和宗教自我更新的挑戰，還要直面外部世界對基督教愛人如己理念的反對。^①

後面這些暗指帶有懺悔性質，自然使我們想到奧古斯丁的《懺悔錄》。這並不僅僅是由於這些暗指和《懺悔錄》在形式和文學體裁上的親緣性，它們都體證了懺悔(*Confessio*)一詞的拉丁詞源含義——承認、招認、坦白。如前所述，想到《懺悔錄》是因為克爾凱郭爾筆下的逃離真實的基督教與逃向信仰、恩典和真實的基督之間的辯證關係，與奧古斯丁《懺悔錄》中遠離本源的罪性遊蕩和仰賴恩典向神聖本源回歸的辯證關係互相呼應。接下來我將考察《懺悔錄》中奧古斯丁在迦太基的十一年和化名為康斯坦丁·康斯坦烏斯的克爾凱郭爾在《重複》中的第二趟柏林之旅，以此為基礎分析《懺悔錄》和《重複》中相似的逃離—遁避主題。

^① 有關“雙重危險”參見*SKS* 9:82, 87–88, 191, 193–203 / *WZ* 76, 81–82, 192, 194–204. See also *SKS* 27:410, line 35, *Papir* 368:7.b, n.d. 1847 / *JP* 1:653, p. 287 (repr. *WZ*, Suppl., 446); *SKS* 21:39, NB8:39, n.d. 1848 / *KJN* 5:169–70; and *SKS* 12:217 / *PC* 222.

四、奧古斯丁逃離迦太基；康斯坦丁·康斯坦烏斯到達柏林

讓我們從文本中的兩個標記開始：“我來到了迦太基”（*Veni Karthaginiem*）；“我到達了柏林”（*Til Berlin ankom jeg da*）。第一個出自《懺悔錄》第三卷，也是整部作品中最為人所知的表述之一。第二個出自克爾凱郭爾《重複》第一部分的前半部分，這本書以康斯坦丁·康斯坦烏斯（Constantin Constantius）的筆名發表。奧古斯丁的那句話標誌着這是他回顧皈依之前生命時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天佑轉折時刻；康斯坦烏斯的這句話也標識了一個重要關口，即他所謂“實驗心理學探險”，反映了克爾凱郭爾真實生活中的一個關鍵時刻：他拋棄了未婚妻雷吉娜。

奧古斯丁無人不知的陳述，“我來到了迦太基”，在時間把握上是一個反諷。《懺悔錄》的前兩卷大都用來描述繼承了亞當原罪的人類（也包括他本人）所生存的世界處境，以及他本人從嬰孩直到十八九歲時所經歷的無法克制的背離和逃離上帝的過程。奧古斯丁無法回憶起嬰孩時代所犯下的罪，但他認為他的確有罪，因為“在上帝的眼中，沒有人能從罪中解放，即使一個在世上僅僅存活了一天的孩子”（*Conf.* 1.7.11）。回憶起他在學業上懈怠而在學校被責罰，奧古斯丁寫道，這是由於“已有許多人過着這樣的生活，為我們準備了艱澀的道路……增加了亞當子孫的辛勞與痛苦”（*Conf.* 1.9.14）。說及16歲時和一些朋友從鄰居的葡萄園中偷了一些梨，他的解釋回溯到亞當和夏娃的墮落時刻，因為“我們真正的快樂在於做那些被禁止的事情……罪惡是醜陋的，我卻愛它，我愛我的墮落”（*Conf.* 2.4.9）。第二卷結束時奧古斯丁總結了自己青春期時的精神狀態（克爾凱郭爾無疑會將這一狀態視為遁避上帝）——“我青年時曾遠離了你，遠離了你的扶持，深入歧途，我為我自己成了一個‘饑餓的區域’”（*Conf.* 2.10.18）。

緊接着第二卷這句結束語，第三卷以“我來到迦太基”開啟回憶，這句話是嘲諷，或許還有些尖刻。^①因為對一位如奧古斯丁那般血氣方剛且“墮落”的十七歲少年而言，沒有比迦太基這樣一座充滿欲望的“墮落”之城更為糟糕的地方了。在迦太基，奧古斯丁發現自己“在欲望的旋渦中”，在那兒，他渴望“愛與被愛”，“我把肉欲的垢穢沾污了友誼的清泉，把肉情的陰霾掩蓋了友誼的光輝”（*Conf.* 3.1.1）。第三卷第五到第八部分的時序顯示，除了有一年（375-376）返回到塔加斯特之外，奧古斯丁在迦太基停留了差不多12年（317-383）。在迦太基，奧古斯丁先是一名修辭學學生，繼而成為修辭學教師，由於他和摩門教徒的聯繫，以及與女伴的肉體關係等等，他離上帝越來越遠。

如果說來到迦太基標誌着奧古斯丁在其生命中墮入了道德和精神的最低點，他得以轉變和拯救的唯一路徑也就是逃離迦太基，儘管他本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坦承，當時他離開迦太基去往羅馬的原因是聽聞羅馬的學生比他在迦太基那些難以管教的學生更優秀，更安靜，也更有紀律。只有在回憶和懺悔中他才意識到：“在您的引導下我被勸服來到了羅馬……你為了拯救我的靈魂使我易地而居，唯有你才是我的希望，我在人世間的福分。”奧古斯丁繼續說到：“你使我在迦太基如受針刺而想出走，又通過人們擺出羅馬的誘惑來吸引我”（*Conf.* 5.8.14）。奧古斯丁在此又重述了《詩篇》141: 6，^②這是詩人向上帝祈求幫助逃避迫害。但是，此處有一個與莫尼加相關的大問題，“天主啊，你是知道我為何離此而他往，可是你並不向我點明，也不指示我的母親”（*Conf.* 5.8.15）。

^① 有關奧古斯丁的諷刺，布朗（Brown）發現這一特質繼承自莫尼加。參見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29, 118-19, 208, 273, 274, 309.

^② 武加大譯本，現代譯本中為142:5：“耶和華啊，我曾向你哀求。我說‘你是我避難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奧古斯丁遭遇的巨大問題其實非常簡單，他執着的母親不希望兒子離開，用他的話來說，“我的出走使她悲痛欲絕，她一直跟我到海濱。她和我寸步不離，竭力要留住我，或跟我一起動身”（*Conf. 5.8.15*）。奧古斯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他對她撒謊，找了一個借口欺騙了她，說他僅僅是去碼頭送別一位即將遠航的朋友。

我曾撰文詳細探討了奧古斯丁在迦太基拋棄和逃離莫尼加（*Conf. 5.8.15*）一事可以與埃涅阿斯逃離迦太基皇后狄多（*Aen. 4.279-705*）^①的故事情節相比較，後者出自奧古斯丁在孩提時代即已深受影響的維吉爾的史詩作品《埃涅阿斯紀》，兩者的平行對應非常明顯。^②兩處場景都在迦太基，為了前往羅馬，主人公都拋棄了自己所愛的女人。兩位英雄都是接受了神聖的召喚後離開：埃涅阿斯如衆神直白提醒的那樣被命運所驅使；奧古斯丁也是被彼時他尚未通曉的神聖天意所驅使。他們的行動都十分鬼祟：埃涅阿斯試圖秘密離開卻被狄多發現，當面斥責之前，她曾懇求他留下來；奧古斯丁也向莫尼加撒謊了，她同樣懇求他留下來，可他卻偷偷地溜走了，當她得知他的欺騙時，她

^① 有關莫尼加/狄多類比的文章參見：Charles Kligerman,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5, nos. 1-4 (1957): 469-84; John J. O’Meara, “Augustine the Artist and the *Aeneid*,”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Mademoiselle Christine Mohrmann*, ed. Lodewijk Joseph (Utrecht/Antwerp: Spectrum, 1963), 252-61 (see 259-60); Camille Bennett, “The Conversion of Vergil: The *Aenei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34 (1988): 47-69 (see 61); Eric Ziolkowski, “St. Augustine: Monica’s Boy, Antitype of *Aeneas*,” 8-12; O’Donnell, *Augustine: A New Biography*, 55. O’Donnell, 1992, 2:307-308. 另福克斯反駁了莫尼加/狄多的類比，認為“這種比較並不是奧古斯丁的語言激發的，並且兩個事件的細節也不盡相同。”參閱Fox, *Augustine: Conversions to Confessions*, 160. 然而，這種反駁忽視了基督教預示論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從不認為舊約類型與新約的原型完全等同。例如，福克斯所引用的不同“細節”中，有一個是“和狄多不同，莫尼加一直活着。”但是，以撒並未死於莫利亞山（Mt. Moriah），耶穌卻受難而死——這樣的事實並沒有阻止中世紀基督釋經學家們將以撒背負燔祭之柴（創22:6a）與耶穌背負十字架聯繫在一起。

^② 麥丘利以異象警告埃涅阿斯，他幾乎忘記了在意大利建立羅馬帝國的神聖使命，卻與狄多留在迦太基，埃涅阿斯十分恐懼，“他一心急着想逃跑，離開這安樂之土（*ardet abire fuga dulcisque relinquere terras*）”（*Aen. 4.282*）。

也斥責了他。兩位女人都是貞潔的北非寡婦，她們都為英雄的離開而悲傷和哭泣。

這兩場逃離的關鍵區別在於，奧古斯丁離開的女人是他的母親，而不是情人；被拋棄的狄多詛咒了埃涅阿斯及其後裔，並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自殺了，莫尼加卻追尋奧古斯丁直到意大利，並最終贏回了他，她在離世之前終於使兒子獲得了信仰。狄多再度與埃涅阿斯相遇時僅僅是冥界中的一個陰魂（《埃涅阿斯紀》6.450-76），她悲哀而慍怒地拒絕同他交談，莫尼加卻在離世之前，在奧斯蒂亞和兒子通過一場交談抵達了上界神聖智慧開啟的迷狂異象。當埃涅阿斯最後一次看到狄多時，她隱退到陰影裏，與丈夫希凱斯（Sychaeus）在一起（《埃涅阿斯紀》6.472-74），埃涅阿斯徒然注視着她的離去，潸然淚下。而莫尼加對自己死後葬於遠離丈夫巴特利西烏斯的墓地毫不在意（*Conf.* 9.11.28）。在《懺悔錄》的自傳性部分行將結束之時，奧古斯丁最後一次提到莫尼加，他祈求上帝“希望我父母安息於和平之中”（*Conf.* 9.13.37）。如果這幅圖景似乎會很奇怪地讓人想起狄多與希凱斯重聚的陰影，但這應該是奧古斯丁永遠疏遠的觀念，即在基督教的未來世界中，他父母靈魂的重聚與埃涅阿斯離開在異教冥界的狄多和希凱斯不一樣，莫尼加和巴特利西烏斯在這個短暫塵世中是他的“父母”，但在上帝的國度和天主教教會內還是他的兄弟姊妹（*fratres*），因此他們也是奧古斯丁的“慈母教會內的弟兄，也是同屬於永恆的耶路撒冷”（*Conf.* 9.13.37）。

通過多尼格（Wendy Doniger）“共享的生命經驗”（shared life experience）^① 觀念可以看到，在第五卷中，奧古斯丁從莫尼加身邊欺騙性的逃離與埃涅阿斯拋棄狄多的類比，使我們重回克爾凱郭爾，他不僅非常熟悉狄多—埃涅阿斯故事（在其寫作中，他至少有兩次提

^① Wendy Doniger, *The Implied Spider: Politics and Theology in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61.

及了這一情節，《重複》中就有一次），^①他也欺騙性地逃離了一位不是她的母親或情人的女人，他的未婚妻。事情非常簡單：1840年9月8日他向雷吉娜求婚；兩天後兩人訂婚；一年後的8月11日他退還了訂婚戒指；在差不多二個月之後的10月11日正式終止婚約。兩個星期之後，即10月25日，他離開了哥本哈根，開始首次柏林之旅，去參加謝林的講座。從克爾凱郭爾的日記中我們得知，終其一生他一直深愛着雷吉娜，再未愛過別人，即使她1843年與他人訂婚並於1847年結婚。人們將克爾凱郭爾對雷吉娜的折磨歸咎於他被父親撫養長大的怪異成長經歷^②，克爾凱郭爾卻認為是自己不適合婚姻。他認為訂婚是“悲劇性的錯誤”，而打破婚約則是“遁避逃離的方式”。他的日記和其他一些證據都表明他從一開始就蓄意使雷吉娜相信他是一個“騙子”^③，一如《非此即彼》（*Either/Or*）中寫“日記”的、臭名昭著的“誘惑者”，而這本書正是克爾凱郭爾首次抵達柏林時寫的。

克爾凱郭爾欺騙性的逃婚故事也預示了《重複》這本書的內容，這是他第二次訪問柏林時開始寫的書。康斯坦丁·康斯坦烏斯成為一位無名的憂鬱年輕人的知交，這位年輕人的處境與克爾凱郭爾非常類似，他正在與一位女孩熱戀，她是他深愛並將永遠愛下去的女孩（SKS 4:15 / R 137），但是“幾天之後他就能夠追憶他的愛情”，並

^① ASKB 並未列出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但是《非此即彼》中將莫扎特《唐璜》中的愛爾維拉比作冥界中狄多的憤怒陰魂，“在冥界中狄多遠離了埃涅阿斯，因為他對她不忠，愛爾維拉當然沒有遠離唐璜，但是她將比狄多更為冷酷地面對唐璜。”參閱SKS 2:193 / Søren Kierkegaard, *Either/Or*, 2 vols., ed. and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970. 在《重複》中，康斯坦烏斯在柏林的一家飯店，“和帕耳塞福涅一樣，我從每一束發辮中抽取一根頭髮”（SKS 4:44 / R 170），這似乎是在暗指《埃涅阿斯紀》（4:698-99），其中提及狄多不能在冥後帕耳塞福涅面前死去，她從狄多頭上拿了一根頭髮。下文中R = So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nd Repetition*, ed. and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Joakim Garff, *Søren Kierkegaard: A Biography*, trans. Bruce H. Kirmm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66.

^③ 更多討論可參閱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R, xiv-xv.

且“決絕地結束整個關係”（*SKS* 4:14 / R 136），即使這種關係喚醒了他的“詩性創造力”（*SKS* 4:15 / R 137；正如克爾凱郭爾將自己描述為“一種詩人”）。但他不能向她坦白這些，“絕望越來越深地攫獲了他”，（*SKS* 4:16 / R 138）這位年輕人持續散發的愛情魔力使他的情人心醉神迷，她反而更愛他了，以至於康斯坦烏斯將他比作普羅米修斯這一神話原型，“他被綑綁在岩石上，以他的預言來取悅諸神……他擊打那些綑綁他的鎖鏈，他的激情更濃烈……鎖鏈也更緊了”（*SKS* 4:18 / R 141）。這個類比使得女孩兒扮演了綑綁普羅米修斯的專制神祇的角色，其實康斯坦烏斯承認，由於年輕人的痛苦，他（不公正地）遷怒於女孩，由於她“沒有努力地拯救他，那是他所需要而恰恰是她能夠給予的——自由（*Friheden*）”（*SKS* 4:20 / R 143；see also *SKS* 4:57 / R 187）。值得指出的是，克爾凱郭爾藏書編目的拍賣商列出了德語譯本的雪萊詩歌全集，包括四幕抒情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1820, *Der entsesselte Prometheus*），^① 描述了這位彌爾頓意義上的撒但式英雄的痛苦囚禁（第一幕）以及隨後的解放（第三幕）。這一版本出版於1844年，是在《重複》出版的次年，他提及雪萊的這部著作是在同一年，即在1844年的一份未標注日期的日記上，他簡要地參考了雪萊的這部著作。^②

在《重複》中，康斯坦烏斯提議年輕人將自己轉變為詭計者和欺騙者，令自己“變得讓她討厭”，同時也變的“三心二意，荒誕不羈”（*SKS* 4:19 / R 142）。這影射了克爾凱郭爾與雷吉娜的關係。但是故事很快出現轉折，年輕人消失了，不是自殺，這是克爾凱郭爾

^① Percy Bysshe Shelley, *Der entsesselte Prometheus: Lyrisches Drama in vier Akten* (*Prometheus Unbound: A Lyrical Drama in Four Acts*), in *Percy Bysshe Shelley's Poetische Werke in einem Bande*, trans. [to German] Julius Seybt (Leipzig: W. Engelmann, 1844; ASKB 1898), 55-92.

^② *SKS* 18:228, Jj:280 / *KJV* 2:280.

在第一稿所設定的。^① 康斯坦烏斯突然動身前往他（像克爾凱郭爾一樣）曾經造訪過的柏林，這被稱之為“探究之旅”（investigative journey），去探究過去的經驗能否被再次經歷。如果說這個想法滑稽透頂，它確實如此。和克爾凱郭爾在日記中記載的一樣，康斯坦烏斯通過這趟旅程有了“鬧劇的感覺而且在此達到了幽默的頂峰”（SKS 18:198, Jj:181, n.d. 1844 / KJV 2:183）。在第一稿中，由於重複初戀經驗的失敗導致了年輕人的自殺，克爾凱郭爾本人隱含的文學雙關轉移到了一個重複兩次的假名上，即康斯坦丁·康斯坦烏斯。^② 當康斯坦烏斯寫下了“我抵達了柏林”時，他亦緊跟作者本人的足蹟，他選擇的旅館就在御林廣場旁邊（這是他第一次造訪柏林時的居所，再次返回也是重複的需要），這個旅館也許就是克爾凱郭爾本人造訪柏林時下榻的公寓，他在這裏完成了以康斯坦烏斯這個化名寫作的《重複》。（這棟建築至今仍保留着，第一層是平版印刷品商店，第二層是商業辦公室。）

對克爾凱郭爾而言，重複集中體現了本文開始時提及的一種遁避。在1843到1844年的草稿中，克爾凱郭爾將重複與希臘的回憶（recollection）觀念和黑格爾的“沉思”（meditation）相對，將之與“超越”（Transcendents）和“自由領域”聯繫起來了。^③ 但是，康斯坦丁·康斯坦烏斯的第二次柏林之旅並未經驗到重複，無論他在何

^① 替代年輕人自殺的修訂情節是他將成為一位詩人，可比較Pap. IV B 97:5-6, n.d. 1843 / R, Suppl., 276-77 with SKS 4:22 / R 145. 格拉夫（J. Garff）認為，這個情節修改反映了克爾凱郭爾在雷吉娜與其他人訂婚之後，對“把《重複》當做與雷吉娜間接交流的方式失去了信心。”參閱Joakim Garff, *Søren Kierkegaard*, 246.

^② 根據洪氏夫婦（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的描述，“康斯坦烏斯和年輕人已互相成為彼此的戲仿，由於生命的偶然性，康斯坦烏斯蔑視審美重複，年輕人卻蔑視與倫理相關的人格化重複，反而支持偶然的審美重複。”參“Historical Introduction,” R xx.

^③ Frihedens Sphære; Pap. IV B 117:289 / R, Suppl., 308; see also Pap. IV B 117:298 / R, Suppl., 318; Pap. IV B 118:7:302 / R, Suppl., 321; Pap. IV B 120:308–309 / R, Suppl., 324.

處尋找——無論是房東本人（曾是位單身漢，現已結婚），還是他經常光顧的咖啡館和飯店，或者他喜愛的劇院。他逐漸意識到“唯一的重複就是重複的不可能”（SKS 4:44 / R 170）。他後來領悟到，在這個短暫的世界“只有精神的重複是可能的，即使在時間中它無法像在永恆中那麼完美，永恆才是真正重複”（SKS 4:88 / R 221）。

年輕人的情況也是如此，他拒絕了康斯坦烏斯的提議，他沒有偽裝成一位欺騙者，而且，他僅僅以一種與埃涅阿斯離開狄多、奧古斯丁逃離莫尼加以及克爾凱郭爾逃離雷吉娜類似卻並不完全相同的方式逃離了他的愛人。我們可以再次回到多尼格的“共享的生活經驗”的觀念，不同神話創作者與作家都藉此形成了許多相似的敘述。（在此是一位年輕人感到必須遁避其所愛的女人。）年輕人寫給康斯坦烏斯諸多封信構成了《重複》的最後部分，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寫道：

我悄悄地離開了哥本哈根，跑到了斯德哥爾摩。根據您的計劃，這可能是個錯誤。我本應公開地離開，設想一下她站在稅樓附近，這令我顫慄……

有一天我離開了，什麼話都沒對她說，我坐船去了斯德哥爾摩。我逃開並且躲着每一個人。願在天上的主保佑她找到她自己的解釋！（SKS 4:61, 63 / R 192, 193）

就像那個他沒能成功說服的年輕人一樣，也像皈依之前的奧古斯丁，康斯坦烏斯試圖通過重複獲得超越性遁避的可能性也受挫了，他從未能逃離克爾凱郭爾所謂的審美存在，即克爾凱郭爾存在三階段的第一段（另外兩個階段分別是倫理存在和宗教存在）。奧古斯丁在迦太基以及康斯坦丁在柏林的類似困境都體現了相近的症狀：他們都十分迷戀戲劇，這是審美意識的完美體現，因為戲劇再現的並不是現實，不過是現實的想像性模仿罷了。

“一切都轉化成了舞臺場景”

如范·德·列歐（Gerardus van der Leeuw）所言，基督教教會對戲劇抱有敵意，其歷史根源不是戲劇和宗教的對抗，而是兩種宗教的對抗，即古代基督教之前的生殖宗教（這種聖劇，*sacer Iudus*，擁有直白的性象徵符號）與新興的禁欲系宗教之間的對抗：

當基督教征服古代世界之後，並未發現悲劇或喜劇，只有一些最基本的戲劇形式，實際上是最古老卻不受尊重的戲劇形式：滑稽劇和啞劇（mime and pantomime）。今天我們稱之為歌舞雜耍表演。這些生殖戲劇的古代形式以及男女演員的隨意生活方式讓人反感，不可避免地讓基督教把難以化解的仇恨施加到正在分崩離析的古代戲劇之上。^①

奧古斯丁本人記述了希臘演員們的榮譽，他們具有諸神勸解者的宗教功能。^②與奧古斯丁相似，克爾凱郭爾年輕時也狂熱地熱愛劇院，不過後來隨着不斷深化的宗教信念，他逐漸對戲劇藝術抱持一種懷疑和批判的態度。

在奧古斯丁時代，迦太基以劇院聞名，北非劇院是希臘和羅馬文化輸入的產物，^③儘管悲劇和喜劇已失去了它們在希臘的重要性，並

^① Gerardus van der Leeuw, *Sacred and Profane Beauty: The Holy in Art*, trans. David E. Gre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8.

^②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2.11, in *PZ* 41:55-56.

^③ See Auguste Audollene, *Carthage romaine, 146 avant Jésus-Christ-698 après Jésus-Christ*,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vol. 84 (Paris: Ancienne Librairie Thorin et Fils, 1901), 683.

且被一種較為“低級”的戲劇形式（即阿特蘭滑稽劇）替代了。後來，^① 迦太基劇院的表演場景也出現在奧古斯丁闡釋詩篇的布道文中，例如，他提醒他的聽眾“一座城市（迦太基）的喧鬧在於無數的表演”；^② 他留意到，前往教堂的基督徒們，“一方面，若有一場公共表演，很多人都會匆忙趕往露天劇場；不可勝數”。^③ 在《詩篇闡釋》的另一處，奧古斯丁解釋武加大譯本《詩篇》第80篇的開頭部分，他認為那是橄欖榨油的象徵，為此還追溯了自己皈依之前的日子，那時他對戲劇的癖好一如好友阿里比烏斯對角鬥士競賽的激情。（比較*Conf.* 3.2.2-4和6.8.13）^④ 他提醒人們，試想一下油被擠軋過濾到瓶中時的“偉大的場景”（magnum spectaculum），“馬戲團的癲狂真的能與這種場景相比麼？”^⑤ “以基督之名的神聖場景應該已經完全占據了你的思想，讓你焦灼不安，這不僅關乎渴望某物，更是逃離某物。”^⑥ 在其他地方，他責備他的基督徒聽眾中有“許多人”是從劇院的舞臺場景中獲悉埃涅阿斯的冥界之行，而不是從維吉爾《埃涅阿斯紀》的文本中得知。^⑦

^①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2.12-13, in *PL* 41:56-58. 奧古斯丁以三段論方式歸納了希臘、羅馬和基督教對演員態度的區別，希臘人認為若諸神受到崇拜，那麼演員（扮演諸神的角色）也會獲得敬拜；羅馬人補充道，並不是這些演員受到敬拜；基督教則認為（異教）神祇決不能被崇拜。（*De civitate Dei* 2.13, in *PL* 41:58）。

^② “quid faciat ciuitas ubi abundant spectacular;” *Ennarat. Ps.* 103, in CCSL 40 [1956]: 1486, line 22. 此處我借用了瑪利亞·博爾丁（Maria Boulding）的翻譯，參見 WSA, pt. 3, vol. 19 (2003): 123. 這一段落可被直譯為“What the city does where spectacles abound.”

^③ “Rursus ab eis ipsis, si munus est, curritur ad amphitheatrum; isti super numerum sunt;” *Ennarat. Ps.* 39, §10, lines 11-12, in CCSL 38(1956): 433; cf. Ps 39:6, Vulg.: multiplicati sunt super numerum (are multiplied above number); = NRSV 40:5.

^④ 博爾丁曾做了比較；參見 WSA, pt. 3, vol. 18 (2002): 152n. 3.

^⑤ “aut circi insania huic spectaculo comparanda est?” *Ennarat. Ps.* 80, §1, line 20, in CCSL 39 [1956]: 1120.

^⑥ “Non parum uestras mentes in nomine Christi diuina spectacula tenuerunt, et suspenderunt uos, non solum ad appetenda quaedam, sed ad quaedam etiam fugienda.” §23, lines 1-3, in CCSL 39:1134.

^⑦ Sermon 241 (preached 411CE).

這些文字都顯示出迦太基劇院對奧古斯丁持久而深入的影響。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宣稱“我來到迦太基”之後，他懺悔道：“我被充滿着我的悲慘生活的寫照和燃熾我欲火的爐灶一般的戲劇所攫取了”（*Conf.* 3.2.2）。克爾凱郭爾之前提及的1851年的日記條目中，也有反對戲劇的段落。在這些段落中，他不僅完全接受了北非教父傳統對戲劇嚴厲、甚而尖刻的反對意見^①，而且與羅馬皇帝叛教者尤裏安（Julian the Apostate, 330-363; r. 360-63）^②對喜劇的激烈反對意見一致。

奧古斯丁不滿地質疑，為何劇場裏的觀眾被唆使從舞臺角色的苦難經歷中獲得審美愉悅，卻從未產生過去幫助角色們的意願。克爾凱郭爾指出，這些段落反映了“審美哀傷是多麼地自我矛盾，在其導向行動的時刻人們卻不由自主地中止了”（*SKS* 24:282, *NB* 23:156, n.d. 1851 / *KJN* 8:282）。^③ 幾年之後，克爾凱郭爾以一種奧古斯丁式的、反戲劇的方式寫道：

想要觀看（*betrachte*）和考察，通過看到的至高之物獲得提升——觀看遭受的痛苦源自善因而非出自現實的真實張力——既然並非出自現實的真實張力，也就並

^① See Tertullian (160-220 CE), *De spectaculis*, in *PL* 1:630A-662B; Cyprian (d. 258 CE), *Epistles* 1.8 (*ad Donatum*), in *PL* 4:207A-212A; 61 (*ad Euchratium, de histrione*), in *PL* 4:362A-364A; and *Liber de spectaculis*, in *PL* 4:779-788A; and Lactantius (ca. 250-ca. 325), *Divinae Institutiones*, bk. 6: *De vero cultu* 20 (*De sensibus et eorum voluptatibus brutorum et hominum; atque de oculorum voluptate et spectaculis*), in *PL* 6:710A-711A.

^② 尤里安認為劇院“是最有害的活動，最該受譴責的消遣方式。”轉引自van der Leeuw, *Sacred and Profane*, 98.

^③ 在這個條目中，克爾凱郭爾並不是直接而是間接地引用了《懺悔錄》(3.2.2)，是來自於有關奧古斯丁的二手文獻：Friedrich Böhringer, *Die Kirche Christi und ihre Zeugen*, 9 vols. [in 7] (Zurich: Meyer und Zeller, 1852-58; ASKB 173-77), Band 1, Abt. 3, p. 110. 參見 Howard Pickett, “Beyond the Mask: Kierkegaard’s Postscript as Anti-theatrical, Anti-Hegelian Drama,” in Eric Ziolkowski, *Kierkegaard,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8), 99-114.

非是受苦，……觀看（*Beträgningens Vellyst*）的欲望是有罪的，就像縱情聲色之人害怕有孩子一樣：在觀看（*Beträgningen*）中人們獲得了快感卻離棄了真摯（*SKS* 21:13, NB 6:4, n.d. 1848 / *KJV* 5:9）。^①

很可能，克爾凱郭爾通過歌德早期化妝喜劇中的一個角色對戲劇藝術的“危險”了然於心並深有領悟，尤其是那種失去自我的危險（通過吸納他人的自我而喪失自我）：

他們說，它將會腐蝕人們的性格，/若人們以表演為職業，/以異於人類的方式來言說和書寫/ 他們說，這將會腐蝕性格，/若人們經常如此/人們也就吸納了他人的性格。^②

對奧古斯丁本人而言，迦太基歲月之後很久，他與母親莫尼加在奧斯提亞共同經歷了一場神秘異象，那時他才完全體驗到了逃離審美視角的解脫，為了通過思考“觸碰”（*attingo*）到永恆智慧，他與母親首先要讓血肉、靈魂、“一切夢幻和一切想像”都歸於靜止（*Conf.* 9.10.25）。

然而，康斯坦烏斯從未逃離他的“夢幻與想像”。與在迦太基的年輕的奧古斯丁一樣，他也被戲劇表演所吸引，儘管不是悲劇，而是

^① *JP* 1:1051, in its own translation of this passage, renders “*betrachte*” as “to spectate”; “*Beträgningens Vellyst*” and “*Beträgningen*” as “lasciviousness of spectatorship”; and “*Beträgningen*” as “spectating.”

^②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Das Jahrmarktfest zu plundersweilern: ein Schönbartspiel* (composed 1773, published 1774); *Goethes sämmtliche Werke*, 3 vols. (Stuttgart: J. G. Cotta, 1869), 1:428; quoted by van der Leeuw, *Sacred and Profane*, 102. 原文如下：Man sagt: es könne den Charakter verderben, /Wenn man Verstellung als Handwerk treibt, /In fremde Seelen spricht und schreibt, /Und wenn man das sehr oft getan, /nehme man auch fremde Gemüthsart an. 中文根據作者英譯翻譯。

在柏林劇院上演的滑稽劇（posse）。然而，康斯坦烏斯暗示，他在柏林時（SKS 4:29 / R 154）那兒一共有三家劇院，而且正如他抵達之後所記錄的，其中一座劇院位於御林廣場兩座教堂之間（今日仍在），正對着他的公寓窗戶。我將引用他的描述做本文的總結。

從康斯坦烏斯公寓的窗戶往外看，灑滿月光的御林廣場洋溢着“夢幻和想像”，幻化成了一個戲劇性的夢境：

寫字臺上立着燭臺； 一張設計優雅的鋪着紅色絲絨墊的扶手椅立在桌子前面。第一個房間沒有燈光。皎潔柔和的月光與裏屋的強光融合在了一起。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他就可以看到大廣場，看到沿着牆壁匆匆行走的路人們留下的影子； 一切都轉化成了舞臺場景（Alt forvandler sig til en scenisk Decoration）。夢幻世界在靈魂背景中閃爍微光。他有一種扔掉外衣的衝動，想偷偷地溜到牆邊，銳利地凝視一切並捕捉每一個聲音。他並沒有這麼做，僅僅是觀望看着那個不斷更生的自我做着這一切。抽完了一支雪茄之後，他又返回到裏屋工作了。（SKS 4:27-28 / R 151-52）

譯者簡介

饒靜，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RAO J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mirror_20@163.com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lles, Gregory D. "Religion [Further Considerations]." See in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ited by Lindsay Jones.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15 vols., 2nd (2005), 11:7702.
-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contra paganos*. In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41:574. 222 vols. Paris: Jacques-Paul Migne, 1844-55; indexes, 1862-65.
- _____. *Sancti Aurelii Augustini Hipponensis episcopi Operum. Opera et studio monachorum Ordinis S. Benedicti e Congregatione S. Mauri*, 18 vols., 3rd ed. Bassano: Ex typographia Remondiniana, 1797-1804.
- _____. *Confessions*. Latin text and English commentary. 3 vols. Edited by James J. O'Donn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 Barrett, Lee C. *Eros and Self-Emptying: The Intersections of Augustine and Kierkegaard*.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rdmans, 2013.
- Brown, Peter.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Bruder, Carl Hermann, ed. *S. Aurelii Augsutini, de doctrina christiana*. Leipzig: Tauchnitz, 1838; ASKB 135.
- Doniger, Wendy. *The Implied Spider: Politics and Theology in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Eliade, Mircea. *The Portugal Journal*. Translated by Mac Linscott Ricket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 Fox, Robin Lane. *Augustine: Conversations to Confess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 Garff, Joakim. *Søren Kierkegaard: A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Bruce H. Kirmm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uillén, Claudio.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James, William.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Kierkegaard, Søren. *Søren Kierkegaard's Journals and Papers*, 7 vol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Assisted by Gregor Malantschu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8.
- _____. *The Concept of Anxiet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eidar Thom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lbert B. Anders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_____. *Sø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 28 vols. Edited by Niels Jørgen Cappelørn, Joakim

- Garff, Jette Knudsen, Johnny Kondrup, Alastair McKinnon, and Finn Hauberg Mortensen. Copenhagen: Gads Forlag, 1997.
- _____. *Kierkegaard's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1 vols. Edited by Niels Jørgen Cappelørn, Alastair Hannay, David Kangas, Bruce H. Kirmmse, George Pattison, Vanessa Rumble, and K. Brian Söderqui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Klauck, Hans-Josef,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vol. 9. Berlin: De Gruyter, 2009.
- Malantschuk, Gregor. *Kierkegaard's Though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Malik, Habib C. *Receiving Søren Kierkegaard: The Early Impact and Transmission of His Thought*.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7.
- Meerson, Michael and Peter Schäfer, eds & trans. *Toledot Yeshu: The Life Story of Jesu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 O'Donnell, James J. *Augustine: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 Pattison, George. "Johannes Climacus and Aurelius Augustinus on Recollecting the Truth." I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nd Johannes Climacus*. Edited by Robert L. Perkins, 245-260.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uchniak, Robert. "Augustine: Kierkegaard's Tempered Admiration of Augustine." In *Kierkegaard and the Patristic and Medieval Traditions* (Kierkegaard Research: Sources, Reception and Resources, vol. 4). Editer by John Stewart, 11-22.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8.
- Rohde, H. P., ed. *Auktionsprotokol over Søren Kierkegaards Bogsamling* (The Auctioneer's Sales Record of the Library of Søren Kierkegaard). Copenhagen: Royal Library, 1967.
- Weber, Max.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West, Rebecca. *St. Augustine*.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33.
- Ziolkowski, Eric. "Passion by Fashion: Kierkegaard, St. Francis, and Clothes." In *Acta Kierkegaardiana* (Šal'a, Slovakia), no. 3 (2008): 106-116.
- _____. *The Literary Kierkegaar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_____. "Kierkegaard, Fire, and the Prolixity of Filling Time." *Toronto Journal of Theology* 29, no. 1 (2013): 19-36.
- _____. "Axial Age Theorising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Zhang Ji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31, no.1 (2014): 152-183.
- _____. *Kierkegaard,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8.